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屏山集 目録 卷一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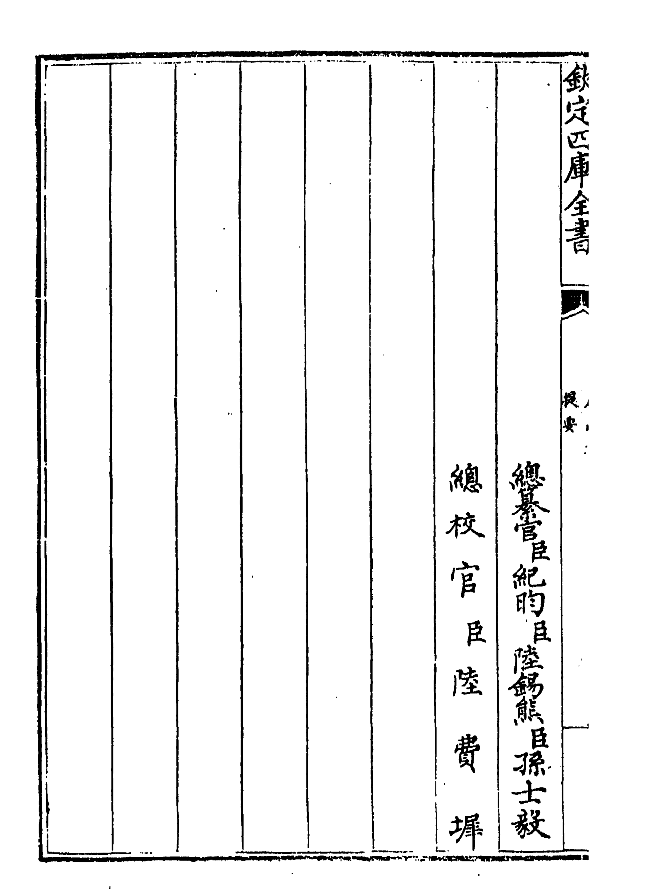
屏山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案屏山集二十卷宋劉子翬撰子翬字彥沖崇安人劉韐之季子嘗通判興化軍移疾歸里築室屏山以終此集乃其嗣子玶所編而朱子為之序序末署門人朱某蓋早年嘗以父命受業於子翬也集中談理之文

辨析明快曲折盡意無南宋人語録之習論事之文洞悉時勢亦無迂濶之見如聖傳論維民論及論時事劄子諸篇皆明體達用之作非坐談三代惟騖虚名者比古詩風格高秀不襲陳因惟七言近體派雜西江盖子翬嘗與吕本中遊故格律時復似之也王士禎池北偶談曰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

山寄道服云聊將佛日三端布爲造青州一領衫又云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又述子輩之言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净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乃見吾道之大云云是子輩之學初從禪入當時原不自諱故見於吟詠者如此云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屏山集目錄　　別集類三　宋

卷一

論

卷二

論　　聖傳論十首

維民論上　維民論中　維民論下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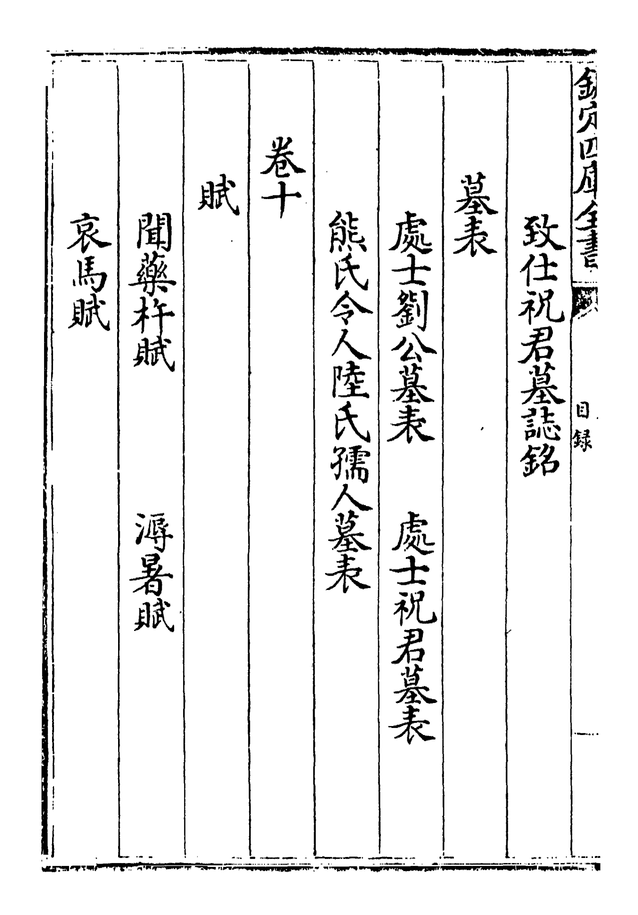
卷七
表

卷八

卷九

祭文

墓銘



卷十

賦

詩

卷十一

詩

卷十二

詩

法石見李漢老　歸田

省拱辰山　士特贈筆

諭俗十二首　清江行

聽詹温之彈琴歌　鵝峯居士遺地黄

莱孫歌　夢仙謡

雲際會劉致中　懐舊歌

夜過王勉仲家宿酒數行為作此歌

云臺務官臣廷邦監官臣夷中臣子和臣

下等進蓋江南李氏物也感之為作此詩

入開善

寄茶與二劉　劉燾道獵

卷十三

詩

觀二劉題壁　白水訪劉致中昆仲

携節　續賦家園七詠

次韻明仲遊將軍巖

寄彭子靜

必源以古風見投詞意甚遠因為賦風吹原

上苗勉其植學待時也

少稷賦十二相屬詩戲贈一篇

夜行漘溪上念原仲致中喬年茂元伯達皆

有入山期以詩趣之

再和六四叔所賦十二相屬詩

卷十四

詩

卷十五

詩

卷十六
詩

卷十七

詩

卷十八

詩

致明携酒來雲際　次韻六四叔簡詩

讀李忠愍文集　同明誠茂元遊晞真館

入白水次韻溫其　宿士特山堂懐似表

過致思新齋

約致明入開善不至二首

宿回向寺　次韻趙清獻陰字詩

次韻溫其種竹詩　次韻溫其見寄長句

周元仲將出山　伯勝文本袖詩見訪

卷十九

詩

次韻白水雪梅二詩

原仲致中寄雪梅二詩再次前韻

橙子四首　寄巨山

次韻傅茂元二首

居仁報李季言論養生之益

次居仁韻　送致明之高沙三首

次韻新鄉諸公雪詩二首

大年三月書來許訪敝廬

卷二十

詩

致中招原仲遊武夷

致中手談見知胡漳州而奇仲未有定論

次韻茂元茉莉花詩二首

同才仲入山　寄行夫兼懐如愚琪

致中相拉遊武夷　呂居仁挽詞三首

奇仲和致中碁詩有元中一着是吾宗之句

奇仲和詩有吸盡西江説是公之句

呉公路作功德院記成

致中晩集　酴醿四首

寄張子平　次明仲涼字韻

晩飲　次韻長汀壁間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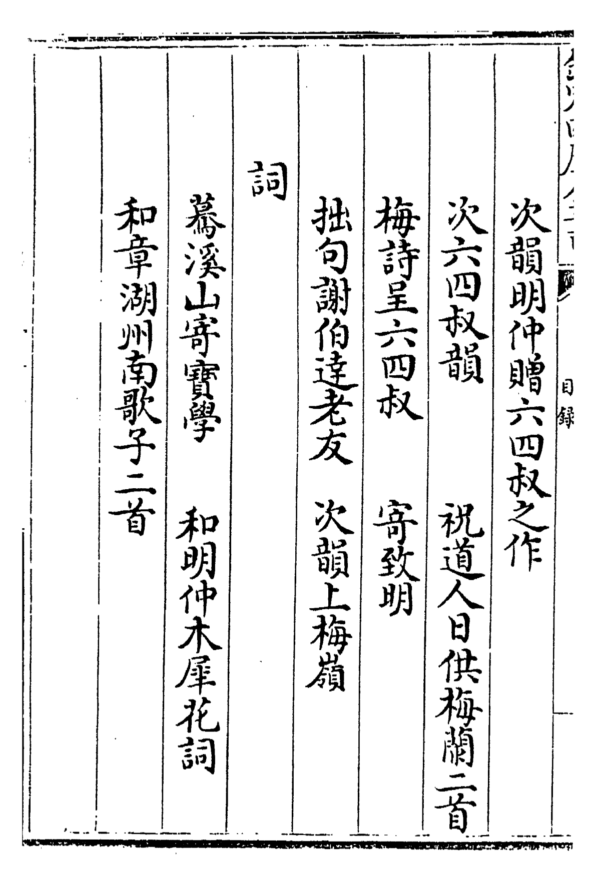
問明仲遊武夷日　次韻文殊五言

次韻梔坑七言　次韻幽居春來十首

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絶

凝雲堂詩次文賀州韻

次明仲勤字韻



詞

序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緦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誠相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所謂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彦冲居相鄰世相好而臭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

見於里中溥川之上籍水之濵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畧古每見必有所益閒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襆被對床所以啓發蒙陋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諷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憪所願為幸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彦冲甫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絶望豈不重可哀耶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玶始編次其遺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為序嗚呼彦

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為人庶可以少紓𦵏
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
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
見必與之欵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
薫而為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說則惟予
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為仇敵朋友之道不
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為之書如彥冲
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

憲序

屏山集序

屏山集卷一

宋 劉子翬 撰

論

聖傳論十首

堯舜

道之不明也闇之者晦之也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聖人既沒㳄驟聖人者日益衆此甲彼乙不能相統心心有主喙喙爭鳴豖舛聽訛浸失其本聖人之道散

於百家蕩於末流畧於學者見聞之外有察知其旨者
發而揚之衆必愕眙非詆而弗之信也夫其弗信也非
叛聖人之道也陷於所長而不能反也故博以求約也
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鑿文以
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辨或陷之於
夸用其所長陷於所短者由失其本故也不覩其本各
守其偏聖人之道始離互攻其異不反其同聖人之道
始孫不有卓然英睿出焉孰能引而歸之會而通之哉

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閒乎此視聽言動必有司也仁義禮樂必有宗也堯舜有傳道之名而無可傳之迹後世聖人豈喜託虛名而強追遐躅哉必有受也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昧乎一則莫知元本滯乎一則入於虛妙悅於談聽而不可用豈所謂允執厥中耶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隨動而一非舍此合彼也且性外無物安得有二一者道也能一者心也心與道應堯舜所以聖也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

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常變易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怠急而不危應而不隨受而不蓄此堯舜之心所以常一也心之不一因有見焉見立情遷莫知主宰違從欣厭之所縈拂憂懼哀樂之所移換事有百千萬緒心亦百千萬變頃刻之間不能自定求其際天地亘古今豈不難哉堯舜禹口傳而心受也三聖既沒斯道散於百家蕩於末流匿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湯沒又散

於百家蕩於末流畧於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
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一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
口傳而心受也三聖又没邪朋邪詖異詖幅裂鼎沸莫
可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畝量足以吞其區穴
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
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故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
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春秋不知
探本則責人而不責巳是非之藪也禮樂不知治躬則

事外而不事内觀聽之具也書非得於精微則政事之編乎詩非止乎禮義則葩藻之辭乎發明異用理則同歸此惟一之旨所以為六藝之淵源九流之管轄也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有後覺焉覺則無後學者學為堯舜可不明其用心哉堯舜之心見於從事者兢兢致道而已孳孳為善而已惕然如有所警勉然常若不及終日乾乾無少斷續安樂和易此心發之鄙詐邪慢此心拒之故一日兢兢孳孳一日堯舜也一歲兢兢孳孳一歲

堯舜也日復日歲復歲焉洞達流通與道不隔則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乎蕩蕩巍巍復在吾目中矣

禹

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隣私於已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視同仁羸衣枵腹食如已飫溫姜膏憒醒如已蘇決非强為博愛之名也有生之類實同體耳禹視天下之溺猶已溺之何其責已太深切哉滔滔之害天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

力羣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昏墊萬靈如己所致焦心勞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愛人利物是圖無乃差過乎然而萬世無異詞聖賢共推尊者豈不以偉人所行無可擬議理當然耶因知泣辜祝網惠困思饑視民如傷無異骨肉者聖人之心不約而同也嘗泛論之兩儀既判萬彙受形人得其中物得其偏反推其原皆同所自是以聖人撫世雖有差别莫不欲愛利之焉草木昆蟲欲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叙誠以

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疴癢疾痛一膜之
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是與草木土石何
異然不肯輕毁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
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何自而來哉
均天地之氣也人莫不尊頭目而賤足髀也扶之則痛
均焉必失色營護之是尊賤之名異而愛重之實同也
今笞其兒則心怛憔以吾遺體也笞其婢僕則心慘憤
以吾屬也有毁其一錢之錐必失色營護之彼非遺體

也非吾屬也特認物爲已物故傷物如傷已也乃至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饞而葅醢千命容態怡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是何心哉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輕重惟欲適已故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蟣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箸如芻偁李斯發一叨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隐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酰灰焚及其至親而不少悔是曾虎狼螻蟻之不若而不可謂之無

惻隱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䀢其反也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然則何自而反其同耶有生同體初未甞不公也各公其公私乃生焉私立則異好惡相攻其來久矣千形萬量皆出一私不撤其私未有能合其公而反其同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爲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爲憤又其疵也禹不以鯀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

闢而為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遲師私夸撤
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湼無所動揺而所以異
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
乎能定能静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慮無思
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
殆謂是與宗禹之道有如墨翟得其大端而不明其用
當衰周之時人各私已聞見陋甚翟唱是説於拘攣剌
促之中學者翕然從之至與吾夫子并馳於世皆曰翟

之心也是禹之心也其獘也胎而未形夫子黙知之而
不之詆也慮其日滋禹道遂暗使後世謂聖人所行其
波流如此或得而輕議之乃立言曰禹吾無間然矣葢
禹雖一視同仁而納五典於臯陶陳九功於虞舜其於
藩飾等衰之别固已甚嚴若翟之薄死過矣故明禹致
孝乎鬼神翟毀禮過矣故明禹致美乎黻冕大抵皆指
其同推其異所以約其失而歸之正也其後翟道益猖
風俗大壞孟子出而排之同於仇敵尊禹於三聖人之

列而承其道焉噫微孔孟則禹墨同流玉石難分矣易不云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學者可不慎思與

湯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為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疎終焉意銷氣沮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

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
亟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
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
假脩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
誣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憫學者悠悠
之嘆也且有所思也有所欲也有所畏也有所矜也皆
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潛其欲畏義則

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轉累為通惟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能亹亹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展而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學之日新亦猶是已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耳觀湯之伐桀也排衆必往無少可疑既而勝之也則惟有慚德湯非慚於伐桀也慚於放桀而遂代夏也夫以應天順人而革命孰不泰然自居而

湯愧恧之情默形於中不自藏匿而宣之於下以思自
洗焉是其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則弗
咈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氷釋詩人美
其日躋亦善知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
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雖然學者孰不欲
一意於此勉强牽率而無日新之樂也至樂本全而不
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
曰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

之者是復有一心也盖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實一形也猶聲有笑哭實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則妄制妄為誠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静語默惟吾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徳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

文王

天有力故行健地有力故博載日月有力故運䀑而不息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運掉手之力也趯躍趍蹌足之力也惟心亦然人知充其力於四體而不知充其力於一心心之力藏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凋耗弱懦不能勝微得其養則運量酬酢動無與抗心茍無力何事能集文王其聖流之冠冕乎何其力之大也商紂季世事之方殷以眇

然之躬憂勤經理日昃而食不御焉他人觀之其中襟豈能頃刻静謐耶然而不磷不緇養成聖徳淵懿純一曾不以膠膠擾擾為妨自非捺之有道未易能也夫事物之交茫然自失小者出入而不純甚者放僻而不反於是有避世自全遠塵見獨者其心非不定也一有接焉又憒憒矣葢力之大也由其心之精也以火鍊金則金精以事鍊心則心精烏貴乎烈然謝事哉心之不精非特外物汩之也亦中襟受之也中茍不受彼將安寄

均曰性也惟聖人能性其性彼不能者情雜之也均曰神也惟聖人能神其神彼不能者意雜之也情性神意混爲一區若同而異若異而同遇事紛然迭爲主宰焉知其爲雌雄者蓋由鍊之不精也是以方寸之地精之則爲靈明虛淨之府雜之則爲塵垢滓穢之囊慎其所養動無與抗故心有兼人之力者應對起居而不亂力又倍者喜怒哀樂而不亂又倍者死生憂患而不亂文王羑里之囚死生憂患之至矣而從容演易安時處順

無異凝旒端冕南面而居蓋其平昔涵養之功正在事物變遷之際與之循習無所駭異也昔晉文公欲為襄公擇傅胥臣曰文王在傅不勤處師不煩非專教誨之力也彼言稟之於天從容自合云耳殊不知聖稟雖異未有不因涵養而成者譬之甘泉珍木滌其源則益清培其根則滋茂此文王之純亦不已也胥臣又曰若有邪質教將不入猶矇瞽之不可使視聽也既不知聖之所以聖又不知愚之所以愚絶學棄類傷教為太子讀

國語未嘗不嘆息於斯也且善潛心文王者莫如孔子

孔子之聖固天縱之也而造次顛沛未嘗舍是自志學

至從心十年一化大聖自脩猶節節而進况他人乎

周公

聖人明為善之大端使人向焉而不誘人以利心苟有

冀焉不如其已謙者盛德之事也易但言其終吉而已

安而行之尊而光卑不可踰言之法也有曰自下者人

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意同言病行之有冀是計效課功

也利心存焉出於矯激反悖其性有所歆慕益亂其真故無利心而為惡其惡可移有利心而為善其善日隳大躁靜其容大辯訥其口貪倚廉為地佞假真為媒非無善迹也利心存焉泯泯棼棼多見資吾術借聖言以濟其私者矣周公吐哺握髮謙之至也豈以此來天下之士而沽一時之名乎非也何為拳拳勤勤若是耶成其已也易曰卑以自牧謙之妙用也周公所行也豈有利心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孔安國以謂所念德其

無逸豫凡人之心念念相承循環不已在於德乎則意消情澹常樂其全苟為不然則念念縱逸滋蔓難圖倏然生於毫髮之微紛然成邱山之積甚哉此心之難馭也時焉不存之則躁動輕揚惟欲飛揚日焉不存之則桀驁橫肆莫可馴伏逐物從好急於兩絞故君子戒須臾之離造次之失他人則玩歲愒日終身弗反焉原其所由皆自一念之逸譬之良牧夫其所以化頑悍暴御馴消很者必有術也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之時善

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攝思慮於未萌之時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能弭必形於言言端不能弭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弭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捻滔滔於潤土滅赫赫於焦薪此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有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慮無枝蔓之謂直言無背面之謂式動無

悔吝之謂宜過無藏襲之謂白迹其用心非一朝一夕也温恭寅畏常有以制於冥冥其始也角鋭抗衡若競若争其中也勢緩力行或從或違其終也廓然同粹然一忻忻而大順周公進於是矣負聖人之才成天下之業光明盛大如此而驕吝之氣不萌乎中豈矯抑而然耶其處之有素矣學者有意於周公由是而習焉可也或曰周公萬古一聖人也果可習而能與今技藝至微也力窮人習僅有毫髪之進其出倫絶類得之自然者

終不可近況聖人耶則將應之曰子所論者才也才受之天不可過强道德本於性性可習也夫性一也狂聖同之惟氣質之禀則異異者可同而同者初不異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點化氣質之妙也知其可必而取必焉此學問之功也氣質之禀小學問之功大惟學者確然不以周公爲邈不可及而自止焉勉勉孜孜力𩌏其所不至則氣質潛化於漸摩積習之中而聖性復焉然後知造物之無物而物物物之自造也

孔子

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游生死而知其終始者必踐形理也䰟魄之變茫昧莫測豈可以情識猜揣哉知之必有道也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為是任生死也齊

泯輕任是四勝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意以勝之終為生死所囿昔夫子讀易三絶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藴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偶也然當時弟子微言奥義問答多矣季路一發問夫子拒之學者遂謂吾儒所急脩已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窮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負手曳杖逍遥而歌往來之際湛然如此

非平日有見焉不能也所以不切切言之者懼學者守易曉之空言而不聞至精至賾之道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噫聞學妙矣其踐形梁徑與學者何言之淺也登堂親炙佔畢領會固曰聞所不聞矣沒身勉勵莫際其極不幸奄忽於桑陰未徙之間政恐有惜乎之嘆也夕死可乎因知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夫剖石者乘其壘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髦兀兀方寸不暫開焉聞性何由發哉子欲無言其言雷震耒之或知其知川決引學者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踐形固非易事得正之槩君子之終他人固有未能從容於此者矣揚雄有投閣之駭范滂有為善之疑大賢猶爾況其下乎蓋方其平日志充氣盛自謂了了及卒然當變無以應之盡

失其素守矣是以學者不可不自攷於未然且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逆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逆順之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生死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逆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揺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為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

顔子

易說多矣學者多尚王弼弼唱虛無之說范甯以其幽

泥仁義罪過桀紂而遺書不朽爭咀味之豈其著撰亦有得三聖之微旨而合於人心之所同者耶將虛無之說足以蕩人雖萬世而不舍也易有平白坦易之塗躬行允蹈便造聖人深處而學者忽之且言易如虞翻陸希聲深矣皆託異夢寄古人以開其說豈易果難言必有神授而後至耶不必爾也惟遵平白坦易之塗足矣易固多術或尚其辭或尚其變或尚其象或尚其占皆用也盡其本則用自應何謂本復是已嘗竊為之說曰

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戶始
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顔子乎不遠而復稱為
庶幾蓋本夫子嘗以復禮為仁之説告之矣顔子躬行
允蹈遂臻其極一巳既克天下歸仁復之之功至矣固
有之仁本無彼此迷而不復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
中一物耳天地在吾仁中亦一物耳學者曉此方是想
像説得仁禮意隔情礙如何天下歸仁惟踐履實地自
然洞徹為一顔子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

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
内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顔子盡之雖無諸
子之著撰謂之通易可也文中子言九師興而易道微
九師之前未有為易之説者豈易道本於踐履非區區
言説所能至耶是知復之一義為平白坦易之塗聖人
善誘之上機學者用心之急務也雖然學易當自復始
而復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
玩而不忘易之病也忘似昧聖似愚通易者知之矣余

嘗作復齋銘曰大易之旨微妙難詮善學易者以復為
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憂樂或失其正視而知復
不蝕其明聽而知復不流於聲言而知復匪易匪輕動
而知復悔吝不生惟是四知知本焉則一孰覺而存孰迷
而失勿謂本有勞思內馳亦勿謂無悠悠弗思廓爾貫
通心寘取舍既復其初無復之者蕩蕩坦坦周流六虛
昔非不足今非有餘伊顏氏子口不言易庶幾之功黙
臻其極今我仰止以名斯齋念兹在兹其敢怠哉

曾子

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本同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成百善戢千非惟此心而已敬心而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也

一不應焉非孝也借曰孝焉敬心必不純也海之支流必醎玉之棄屑必潤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是知孝子之心萬慮俱忘惟一敬念而已視如對日星聽如聱雷霆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吏不期肅而自肅焉念之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横乎四海莫知其紀極也昔人有發塚而夢通齧指而心動者在其知覺中有如影響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皆可感格非譎異也自然也敬心

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之中此至孝之士所以行成於外而性脩乎內也曾子之於孝也立身揚名惟此一節而於聞道最為超詣生死之際豁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已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啟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存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戴經所記與義甚多首文三語已盡其要學者非弗知也然皆有愧於曽子者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

也謹於昬昬者孝之實也求其名匹夫匹婦能焉核其
實聖人以為難矣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
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斯須之敬人能勉强至於能
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為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
至也此無他疑情未除也學者之害疑情為大彼窮搜
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咨夕叩請益不休者
疑情未除也博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情既
有疑則中不安不安則輕聽而易移輕聽則不能尊其

所聞易移則不能行其所知二者交亂其間方且以禮法為拘囚專精為滞着求其有始有卒難矣曾子遊聖門最為年少夫子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子思

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濶循誘者似秘吝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陵施樂告者似强聒察其似領其要可以因言㑹道矣

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暗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稟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真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夸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内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篡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為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為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為易知耶或没齒終

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其近也目察秋毫不見其睫以其近也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以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外或談微於意類之表是猶駕艅艎而索舟策飛黄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非此事口傳心受初甚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求諸已焉敬以立之誠以明之擴之達之充之足之日就月將自强不息及其至也心融神會囊綻氷釋默爾自契焉世衰學斆子思懼斯文之遂絶也顯然論著肇

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
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
孰主張是耶孰施爲是耶子思抽關啟鑰發其秘奧使
學者洞然開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
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
得也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
者稱其卓絶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
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

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為言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之學未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戕之其根浸傷聖人不過節之防之止之不使其爛熳害性而已善養性

者不汩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即喜怒哀樂以為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為中亦不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即朞焉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李翶滅情之論是并聖人於木石之倫棲學者於枯槁之地非子思所謂中也中朞則性自復七情之生如臂運指如將將兵惟吾是使莫敢肆逸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庸

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滅云

孟子

學者必有用心誠為入門偽滋情真滋性也虛為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為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為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為入門求同於人也靜為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為入門內外肅也慎為入門戢未形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流布後學以是進脩孟子乃斷然

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夫以聖人標指拳拳服膺自應有至何復名自得耶自得者得之於心也心無所得而蹈規守矩終出勉强不能從容優入聖域是學也父兄至愛不能發其端師友至密不能進其道必也靈襟中啟獨見内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睹焉庶乎其可也夫學者之心發於憒憒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真志立於懦真習養於徐真用

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志久必墮皦皦之習久必
踈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渝是以學貴終始
也千了萬通愈失真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
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於無所用若退而進者
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非惟學者之失也亦
教者之過焉六經之言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
諄諄屑屑無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之學者
亦曰如是足矣理盡於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

驅馳故思學廢於箋解省學廢於譏議悟學廢於揣度通學廢於偏黨黙學廢於領畧敏學廢於疑貳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啟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蘩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於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於筆墨之外焉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

獨發奥藴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徑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藴藉和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耳噫聖賢相傳一道也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言何峻哉達如堯舜禹湯窮如孔孟人類超拔固難儷也道果不傳乎顔曾傳道者也軻死千餘年果無顔曾乎時無

孔子顏子没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時無孟子匡章
陷於不孝而仲子爲廉士人豈易識真哉𥳑門圭竇密
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孤聖人之道絶學者
之志韓子之言何峻哉

屏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屏山集卷二至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屏山集卷二

宋 劉子翬 撰

論

維民論上

古無自固之國若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蓋上者下之唱本者末之附也民有駭亂離

析與民者之過也氣有乖戾泮渙與氣者之過也是以神存其氣則氣盛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歸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乍歸蕩蕩俄往去就之端最為難察自昔覼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肝膈之內有要道矣政苛與刑酷與賦斂重與徭役數與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待聞其怨嗟之聲見其蹙頞之色時雖幸安民必叛已無是四者時雖甚危民必附已不待走閭巷訪鰥獨而知其必樂其生矣夫民之樂不樂其

事至微何規規察察而欲知之耶盖不樂之意鬱於胸中亦不能自制也積而為怨怨極則怒怒之心蓄而未發甚於敵國之兵戈過於天灾之水旱不見其形莫知警懼彼其疾上如仇讐伺有釁隙與之偕亡而為上者方且偃然撫之曰此吾赤子也猶木蠹於中魚潰於腹一旦破壊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去就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

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畧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寛厚為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為澤薫蒸浹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故胡虜崛興過於劉石德光之暴靖康竒禍同乎永嘉開運之酷而人心戴宋亂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窘蹙宸心鬱焦凡咨詢之及詔令之頒惟勤恤

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定耶愚嘗攷維民之四説焉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徭役之煩無有也惟賦斂一事不可謂輕且今日國家非有橫給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資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費增煩故常稅之外月有樁歲有糴有明耗暗耗有帶科析科有和買有預借如市庚銀如貨鹼茗如賣僧牒爵如造甲脩船其微至皮角竹木之類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强估名之曰借其實不償

以瘡痍之民供多多之賦豈易支吾耶膏萎凉暍必有道焉茲幸邊遽暫息戎事稍紓當講畫究明蘇凋䘏活遺噍以成康阜之治噫求民之瘼施恩弗恩維民之道輕斂為急

維民論中

維民之道莫先於輕賦斂或曰賦歛輕則國用不足柰何是未之思也昔人以蜀為富國以江淮為財賦淵藪今奄宅二區居膏腴厚實之地而常有煎熬窘乏之憂

是理財無術也術之大要有二一曰講經制之道二曰
革科納之獘皆所以足國寛民也何謂講經制之道財
欲豐而散不欲豐而聚散則足聚則竭所以豐之有源
也今山澤之利搜求窾穴毫髮無遺關市之征束薪把
菜亦有所取利源至多至煩而用猶不足者竊意本之
過也敦本之道莫先重農今散農非一塗無術以聚之
困農非一事無術以寛之營屯雖興耕鑿未廣蓋兵驕
不肯躬耒耜也將無體國之誠也寛鄉畬盛而嘉穀稀

狹鄉人衆而農夫寡古有遷民薦吏之法焉或徙弛刑或出贓吏以實空鄙禁游惰抑技末誘之罰之一歸於農使閭閻難寓而田畝易居他業艱苦而田夫優裕是聚之寬之之術也今未行焉是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貧而節人有恕心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闕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行衆將咨怨

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邱山非天降而地溢也一取於
民耳深鐫痛削民不堪命亦將怨叛邮此小嗟忘彼大
憾較其輕重當何如耶况節之有道當於人心未必生
怨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昔之足國者斂不及民今
一錢用度必取於民術至相反也究其弊在於儒臣縉
紳耻言財賦國計之權一委强幹之吏彼以堪事為能
無所斟酌惻怛之意素不存於胸中况以任之弗久聽
之不專無因時通變闔闢之道裂東裨西趣辦目前而

已如豪右之家主爷藏者月更歲易豈復有豐饒之理耶此經制之道有所未盡也苟不任謀猷經遠之臣而責成於斡局之吏不求通變闔闢之宜而專守彛常之制不務敦本富民之道而争求錐刀之末不圖甘節之苦而慮悠悠諠嘩之怨則浸浸靡靡日復一日坐困而不可為矣何謂革科納之弊令朝廷必有科數州縣必增其數其説謂細民逃戸無可供輸按産而均或致之事善良畏憚奔奏豪猾巨捍遷延吏緣為姦權宜縱舍

則民已倍費矣受納之間巧弊百出執役掌事皆老姦宿猾視吾民猶家雞圈豕惟所咀咬焉權衡斗尺邦有定制一搖手則變多為寡一謬言則指精為粗事例㯿費既不可闕陰欺晝攫紛然其間愚民眩眈驚駭不知所措則又倍費矣受納既艱權歸攬子攬子與倉吏潛通腹心相為唇齒民戶自輸則千端阻抑攬子代納則一槩通融倉吏要民民憤之攬子要民民甘之蓋依之雖若見侵去之又患無託也民聽命於攬子則又倍費

矣或立期促迫或先限監催一檄經過千家擾擾則又倍費矣民安得不重困哉噫民孤立於下衆蠹乘之若蝟毛非法弊也官弊也非上困民也官困民也故官非其人則官為蠹官無其術則下為蠹今欲扶弱沮强惟在得一受納官爾郡縣皆選清廉强力之士主之振職者有賞有陟否則有罰有懲使應此選者為試才之地發譽之基則人人自勵必躬必親取民之賦如出其槖自然羣蠹屏縮斯民稍寬矣經制之道既盡科納之弊

又革則國用足而民安富矣夫民之叛上非樂為也由
其中懷不滿之心故易以傾搖盜賊誘之從為盜賊夷
狄刼之從為夷狄誰之罪耶方其為民也官誅求吏掊
克視之如草芥不知人心之已解及其既叛也急追捕
肆屠戮視之如禽獸不慮邦本之益危豈不殆哉今日
維民之道非他要在安之富之而已非謂人人慰勞撫
摩之也勿擾之斯安矣非謂人人豐殖贍給之也勿窮
之斯富矣民心一固推之不舍逐之不離彼其附上非

上人連比膠結之也富之安之民自相維矣

維民論下

無苛政無暴刑無重役無厚斂維民之道盡矣誰與奉行良法美意被彼黎庶哉外建千官内列百吏親於民者惟縣令耳日者朝廷嚴選舉之法開褒擢之路大縣皆自堂除憂民之深也然邑有小大民無親疎重此輕彼豈一視同仁之意哉以縣邑至多擇其大猶以為難安得盡付良吏哉挈領而裘正理綱而目張太守者縣

令之綱領也令之賢否守得舉之刺之存之罷之榮之辱之聲氣所加有變化人材之道焉舉一郡言之令有廉有貪有勤有惰有循有暴守將賢與慕德則觀感而化畏威則悚懼而化以求知已以寛罪戾心競力爭千里之内皆化而為良吏矣守將不賢與則貪者自遂暴者肆情惰者日偷恬然無所忌憚而潔白公正之吏立已則見尤守法則獲謗抗上則招戾往往變節忍詬以謀苟安千里之内皆化而為不良之吏矣龔黄為郡諸

邑無不獲之民趙張試政千里無不才之令其勢然也故守將重寄也有七不可除姻婭勿除勲勞勿除私暱勿除祈閑均逸勿除告衰引疾勿除被劾左遷勿除便私養了婚嫁勿除無是七者惟以承宣牧民為心乃分符剖竹其名正其任専且古之牧民者甚難今之牧民者甚易古之守令出入阡陌勸督農桑疏渠築堨遣鰐去獸課其牛馬教之植藝疾癘則治之療之貧窮則賑之恤之訓以祭祀婚冠之禮讀以比閭族黨之法其勞

甚矣今之四民生生之理皆自營辦毫髮不仰於官惟
官勿挠之足矣挠之之由在於不能戢下刻木舞文貪
如谿壑彎弧肆威畏於虎狼賕賂公行其弊久矣十數
年來尤甚錢非盈積不受貨非溢橐不携故東皐南畝
高門大第鮮衣美食皆此曹之受用也守令雖不殘民
而民破家蕩産於此曹之手善控御者猶不能盡其防
况縱之哉故令日守令之良莫先於戢下夫良法美意
朝廷之惠也達朝廷之惠以及民守令之惠也守令之

惠弗施咎在守令守令之惠不得施復何咎耶方嚴文峻法星流火飛今日以乏事褫官明日以緩征鐫職雖有豈弟慈愛之心恐懼弗得施也而乃責其循撫之效無聞是猶委市賈之求贏而禁其罔利乾沒趨庖人之進味而惡其剁膚槌髓安有是理耶故賦斂急則守令才賦斂寛則守令賢守令賢則民寛守令才則民擾由上使之也噫羿能篡夏之天下而不能篡夏之民心莽能移漢之社稷而不能移漢之民心是以少康光武之

興呼吸而雲聚川赴抑有由也國家苟盡維民之道焉
則恢復之功期期可集本固邦寧內何慮乎嘯呼外何
憂乎介狄哉

屏山集卷二

屏山集卷三

宋 劉子翬 撰

論

漢書雜論上

陳萬年性諂臨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咸曰具曉所言大意教咸諂也初丙吉病時萬年與二千石同問疾衆退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病甚宣帝臨問大臣行能吉薦萬年遂為御史大夫嗚

呼以吉之賢猶樂佞人信乎遠佞人之難也萬年以此致身雖死猶不知愧又欲世濟其術悲夫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為丞相單于来朝拜謁商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成帝歎曰真漢相矣王商聞望見重一時單于豈能知哉特畏其貌耳成帝相商已久聞單于之言始以為真漢相則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單于之言果足為重則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史稱王商有剛毅節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備後宫商意

難之竟辭以疾及商為王鳳所中事下司隸商惶怖更
欲内女為援迺因李婕妤白見其女故張圭以此擊之
甚力廷臣史丹等皆排根之商免相三日嘔血而死然
則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患失之者也孔子曰棖也
慾焉得剛商豈剛者乎馮野王不為三公名重當世倪
寬為御史大夫官屬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
以重耶要官顯爵居賢則重居不肖則輕人主以是柄
而御天下可不慎其選耶

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馮野王是也野王以女弟為昭儀不得為御史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之行能髙矣觀此言未可謂確然亡欲者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非近乎道者不足語此

趙廣漢為京兆告丞相魏相韓延壽為左馮翊劾御史蕭望之皆坐誅故班固謂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廣漢搽術始終如此其死宜也延壽平生謙遜和易所在有

稱一發不中遂陷大戮豈其平日所為出於矯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終身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史稱高祖定天下異姓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終於滅亡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余謂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謀秘策亦未免乎權變詐力也賈誼謂大抵強者先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爾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特性異人也亦

形勢然也斯言當矣

蕭何起刀筆吏助成漢業高祖謂之三傑然何非子房韓信之流也何與高祖微時親昵故特重之高祖即位首封何功臣怫然雖高祖推重勤勤如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鎮國家撫百姓何實有焉若曰發縱指示其功大也斯言過矣何謂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宫室非令壯麗無以示威且亡令後世有以過也觀此言何真刀筆吏哉或謂何能識韓信固非碌碌然信之英特亦易識

耳漂毋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名也

武帝勤兵四夷禍流中外而卒得無他者頼前有文景累培基址後有昭宣撫養瘡痍耳不然天下土崩久矣李廣之騎射程不識之軍律可謂精矣霍去病無所稱焉所長者武帝使之學孫吳去病曰顧方畧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又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其氣識已度越諸將矣

宋義提兵救趙至安陽不進曰秦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舉秦矣此萬全之策也項羽殺義奪其兵破秦義乃沒沒無聞誠不幸也羽雖勝秦然其計猶出義下羽知秦兵鋭甚戰難必勝故渡河沈舟破釜甑燒廬舍以必死期一勝豈不殆哉羽雖一勝而秦兵尚衆會章邯與趙高有隙遣人約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糧少與之約和及坑秦軍猶二十餘萬人夫邯軍亦精鋭羽之所將非其敵也以羽必死之戰乘

章邯狐疑之隙僅能服之其難也如此非萬全之策也初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項梁乘其敝破之梁輕秦有驕色故義知其必敗也義又欲承其敝故以趙鬬秦范增之謀深矣不以義為非者勢當然也秦不救韓魏周亞夫以梁委吳蓋用卞莊子刺虎之說也噫羽既據功名之會故義乃没没無聞誠不幸也

亞父曰說項羽曰沛公貪財好色今入關無所取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

之勿失羽竟不殺沛公亞父曰吾屬今為虜矣亞父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擇臣臣亦擇君亞父與羽比肩事懷王無君臣之分也言既不從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時如此而忿然欲以區區之力勝之不亦難乎

武帝遣李陵屬貳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願留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此武帝之所以覆軍蹶將也

周亞夫強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有不幸其揉術然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栁細栁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爾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

不知遵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寛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於戮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蕭望之不屈霍光而甘於抱關孫寶不屈張忠而安於主簿後卒為名臣士之行已必正其始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躐進之士苟得一時雖欲自反人弗信焉可不慎與

公孫宏與轅固同徵宏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

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士之立朝由其素養洪之阿諛雖
未委質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
嚴彭祖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經誼雖高不
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
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噫漢儒雖盛若彭祖者
可謂有守之士矣彼夏侯勝謂明經取青紫劉歆謂學
易干利祿其言鄙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
為人況爵祿乎

武帝問申公以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霍去病學孫吳對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會者一理可謂知為治論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威遠震不能聽申公故治道無聞惜哉

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俱死史稱涉起匹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劉子曰孔甲

誠怨秦而思發憤者然使甲知涉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為臣與之俱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之不足與也勝初入陳便立王號其志不廣矣張耳陳餘皆諫止之不從則引其權以去知勝之不足與也又務夸殿屋帷帳之盛彼傭畊者見之猶譏誚之甲曾不如傭畊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發憤耳

成帝惑於昭儀自殺絕其嗣子哀帝惑於董賢而欲遜

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舉其甚重而不顧焉亦可謂昏愚矣

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隷校尉轅豐於殿中以此知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矣殺人不忌曰賊況近在宫掖間耶國柄移於王氏不足怪也

陳湯誅郅支單于元帝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宫貴人昔楚子以宋馘示文羋君子曰戎事不邇女器譏之也元帝以獲郅支圖上祠郊廟

下以為婦人之悅失禮甚矣其事雖微史臣詳著之元帝時御史闕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以馮媛之故不用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余嘗偉之後讀石顯傳乃䀹儀兄馮逡嘗言專權得罪後朝臣薦野王帝以問顯顯曰野王親䀹儀兄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帝曰善吾不見是以此見元帝不能為此乃石顯之謀也舉用三公不信廷臣而折中於宦者元帝陋矣又見小人之譖君子亦各

有道也可不戒哉

平帝紀王莽奏事史官只書安漢公蓋是時平帝之權已移於莽矣史臣非獨不敢書亦以見莽已有無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弋綈愼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臺治霸陵以瓦器可謂儉德之至矣然寵幸鄧通賜賞過鉅萬以十數賜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何耶蓋心有所嬖惑不能自勝也然文帝躬行儉約實惠及人小疵

不足掩大美故卒為漢世之賢主也其視唐虞三代之君則有間矣

袁盎馮唐張釋之數諫止文帝帝或大怒或怒起入禁中若不能堪也然卒聽數子之言者以能勝其私也成帝委政王鳳王章諫其專權帝初納之後不忍廢鳳卒殺章哀帝欲封董賢王嘉亦數諫帝初憚嘉卒封董賢遂殺嘉二君初非不知其言是也卒殺之者不勝其私也勝巳之私之謂克人君能自克如文帝而以成哀為

戒豈不賢哉

鄭當時雖推轂士類然極無操守卜式雖朴直然所行多詐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鄭傳班固則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見知於武帝死不見知於遷固也

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吕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右袒勃當何如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臣謀諸吕時禄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禄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禄遂解印

以兵授勃當是時軍衆豈不知勃為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衆心故云耳豈有奪吕禄之兵而復為吕氏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彭城之敗楚圍三匝大風晝晦與數騎遁廣武之伏弩丁布之追騎當是時也雖有三傑智無所用力不得施卒得無他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韓信亦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也

漢楚爭天下高祖非獨得諸侯也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項王非獨失諸侯也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也

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羽至陽夏南良復請彭越王魏韓信王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散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魏齊一戰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武帝好大喜夸故一時羣臣皆務為高言濶論以中人

主意希求寵祿甚若可笑公孫宏曰周公朞年而化臣竊遲之王恢曰匈奴侵盜不已者以不恐之故耳東方朔自謂天子大臣吾邱壽王自謂海內寡二司馬相如奏大人賦春卿謂神仙可見延年欲回崑崙河以限虜其言不經受之欣然乃知孝宣總核名實漢家所以中興也

元帝為太子時諫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

焉然則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劉子謂不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謂儒者不獨明訓詁通章句而已必練達世務器識兼全可也宣帝拔為輔相者魏相張安世黄霸于定國蕭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經有師法安世識亡書三篋黄霸繫獄就夏侯勝受尚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定國迎師學春秋自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蕭望之好學治齊詩是皆通經術者也處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謂通儒也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劉向王

襃或以儒術進或以文章顯宣帝與之議論於石渠或於燕游播爲歌頌第其高下則宣帝豈不好儒哉元帝任韋匡等爲相齪齪鹿鹿親附閹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緼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則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屏山集卷三

屏山集卷四

宋 劉子翬 撰

論

漢書雜論下

或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不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為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躐見用至謂黯為甚戅謂黯為不學謂黯

為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為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強予之曰吾今召君矣此紿黯欲令之淮陽也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高祖騎其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英雄樂為之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責以虛禮也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為郎然征伐竟

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禄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此之謂也

哀帝為定陶王從傅相中尉入朝成帝問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也問中山王不能對帝乃賢定陶王時哀帝年十七元帝即

位時年二十七矣不省名致廷尉為下獄竟殺蕭望之以此言人君一日二日萬幾豈可不練達世務也哉元帝好儒宣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漢業自元帝而衰知子莫若父信矣

杜欽說王鳳曰王章所坐事密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則流言稍釋疑惑著明鳳行其策史稱欽補過將美皆此類也且王章上封事指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鳳乃陷以大逆章

死不以罪天下冤之欽為鳳謀主言無不聽也不能救章之死又為此謀蓋惡誣善天下果可欺耶欽姦人之雄也初鳳專權欽嘗戒之又令鳳乞骸骨及王章上封事鳳稱疾篤欲遂退當是時劉氏王氏之禍幾解矣欽乃力說鳳起視事竟殺章欽內結鳳心而外取虛名故其謀反覆如此元帝舉直言欽專指後宮謂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陰為鳳地谷永之流也而機險過之史臣責永而恕欽且謂浮沉當世好謀而成非夫浮華博習

之徒所能窺也其然豈其然乎

張湯杜周酷吏也皆子孫榮顯侯爵數世史稱湯雖酷烈及身蒙禍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此牽合之論也湯深刻排陷流毒一時其稱引一二掾史何足掩其過伐安世延年之德器自應綿遠未必由湯與周毋之帝禹之王豈必自贅穌耶

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一時稱焉然不聞有所引薦也一董仲舒卒擠

排之何賢人之能得耶若所招延唯諂諛軟美之士則宏之客館與屈甕之奴婢室無以異也

史稱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劉子曰夫儒何所不通哉不通非儒也其論墨

者曰強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易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踰越不可改也孔子君在踧踖如也君命名不俟駕而行易曰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易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一以貫之又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於一偏不滯於一隅以之治世以之脩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若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紛紛之論不發亦可

昌邑王賀廢宣帝即位心内忌賀詔山陽太守張敞謹備敞見賀察其言語跪起不常敞即奏曰故王清狂不惠由此知賀不足忌若賀者可謂無道之主非清狂不

惠者也賀憂不免張敞之來故於言語跪起之間陽為顛蹶以免禍也初霍光廢賀時令賀受詔賀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觀此應對豈清狂不惠者耶賀雖昏於治國亦善於保身其得終其天年抑有由也

丙吉為丞相掾吏有罪臧終無所案驗後因以為故事且吏不敢為姦臧者畏刑法也刑法不加彼何憚焉姦臧之吏蹤跡詭秘幸而一敗又獲善脫蠹國害民多矣

賞罰之柄詔王馭臣相之職也治遠自近掾吏之姦臧不察欲責百司郡縣之廉可乎

丙吉馭吏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吉容之後赤白囊至馭吏刺知虜入雲中代郡以白吉曰二千石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預視吉召曹案科條其人會帝召問吉具以對宣帝稱其憂邊思職吉歎曰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夫丞相百僚之表也馭吏嘔車其傷體貌甚矣且時方多警邊郡二千石長

吏可不預知耶老病不任可不預擇耶倉卒之間偶得駁吏之言而見勞勉又何足賢噫吉漢之名臣茲不足以貶其盛德史臣載為美談亦已陋矣

趙充國罷騎兵屯田欲不戰以破先零其計得矣然須遲以歲月以待其敝而宣帝責成甚速遂詔別將辛武賢等出擊斬獲數千其餘盡降先零之破雖充國計畫已定然當時多言武賢出擊之功或使充國見宣帝言屯田不戰先零必破策之上也用兵則有勝有負負則

其患滋多後勿輕戰未為失也繼乃罷遣武賢更不論賞此則過矣使之率三軍冐萬死既已成功安可不賞故武賢深恨充國告其子卬他事卬自殺充國亦罷遂為世讎蓋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夫爭功招禍自古多矣余獨於充國惜之

史稱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跡始終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累亦其次也余觀不疑為政初亦尚嚴賴賢母之訓故不至殘酷耳其議論容飾

頗近豪俠然不疑誠奇才考之當世其倫匹尚多也西漢士大夫持禄保位習以為風廣受獨行止足之計名重一時廉頑立懦後世猶想其風采焉其人非不疑之所能先也以游夏之文學冉季之政事宰貢之言語列於四科不得先顔閔之德行聖人之意深矣

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帝不悅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帝曰曉人

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噫廣德刎血之言誠過矣然廣德不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張猛之言未必見聽也事君有犯無隱廣德有之然元帝亦可謂能納諫矣

武帝任車千秋一言寤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敎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敎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傅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車千秋復訟太子寃是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

故乘間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恨之心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寤主豈非智有餘耶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千秋無他施為所謂有智者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薛方蔣栩之流漢高士也附於他傳僅見姓名東方朔一傳幾萬餘言攷其所載皆滑稽戲弄不經之談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亦盍翦其繁蕪乎

蕭望之自諫官出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選經術之

士以為内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此有激而言非通論也

史稱元帝優游不斷蕭望之謂中書本用宦者非國舊制欲退宏恭石顯更置士人元帝謙遜重改作議久不定此優游不斷也後恭顯譖望之請召置廷尉請免為庶人即免為庶人請詘之牢獄即詘之牢獄又何勇決耶蓋由聽受不明故忠直之言難行讒邪之言易入也

三長史譖殺張湯武帝後殺三長史恭顯譖殺蕭望之

元帝竟不加罪此人君之所以貴英斷也望之旣死帝為之却食涕泣哀慟每歲時遣使祠祭無所不盡其至焉生不能用又殺其身旣死乃為此紛紛何耶哀公誄仲尼子貢所以譏之也

魏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相所貶退皆當耶不可已也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見用而為慎事之計

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況其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也

班固謂平當逡巡有恥又謂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孔子曰行已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若審阿諛烏得謂之有恥乎當爲相纔數月觀其不受侯而過於公孫宏稚圭之流矣

高祖召田横至尸鄉自殺其客二人亦自剄高祖驚以横客皆賢也盡召之其徒五百人聞横死皆自殺於是

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余謂史遷美之言也五百人
時在海中聞横死懼而逃散耳或有與横同死生者亦
不過數人海上遼邈因遂傳以為皆死未可知也横竄
海中其徒五百人若果能皆為横死則方其盛時據三
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以横兄弟之賢得死士如
此之衆夫孰能當之然横兄弟亦屢與諸侯兵戰矣未
嘗一勝則所謂死士者皆安在耶史臣蓋欲成田横得
士之名因世俗之傳遂實其説

衰盎雖引義慷慨然捭闔之士也嘗謂文帝有髙世之行三且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下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陛下過許由四矣方漢大臣誅諸吕迎文帝帝與宋昌决策而來豈有許由之志哉再三之讓姑欲謙謙盡力耳盎乃謂過許由之讓四何諂諛之甚耶文帝甘受其言使庸庸之君豈不張其驕心哉書曰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帝王以此觀人則邪與正豈不洞然耶

張良至圯上見老父授以一編書乃太公兵法也初老父與良約五日平明與我期圯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又五日鷄鳴往父又先在又五日良半夜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老父之意良默得之故未傳兵書而先許之也

張良所畫計策高祖用之以成漢業及招四皓以安太子則高帝亦墮其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葢婉其辭

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良計乃封雍齒王陵坐與雍齒善亦最後封噫以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亦是難事韓信王楚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

庸武夫耶

有告韓信反者高帝初欲發兵陳平勸帝偽遊雲夢信必郊謁即執縛之此計亦適行耳據韓信傳高祖且至

楚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是信已明知高祖欲擒之矣使信決策發兵以襲高祖事固不測也或説信斬鍾離眛楚亡將漢捕之甚急信初匿之今發之是自暴其罪也以此求免難哉噫信誠無他然高祖卒疑之者豈兩雄不並居耶韓信料敵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高祖之疑已是天奪其鑒也高祖兵敗成皐自稱漢使晨馳入信軍信未起即入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高祖疑信之跡彰矣

及封齊王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則高祖疑信之跡又昭昭矣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如水投石焉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齊又謂我無罪既見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不朝嗚呼何信知之晚也奪軍徙地出其不意相疑甚矣三尺童子亦須覺悟而信不知信豈暗昧至此哉天奪其鑒也

項羽引兵欲渡烏江亭長艤舟待請羽急渡羽不渡乃

戰死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戸亭長之言甚甘羽疑其欺已也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死不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觧爾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哉羽至東城才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軍披靡使羽盡用其衆决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兾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紿陷於大澤羽知人心不與已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之所以戰死也

武帝之時異人并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矣公孫宏倪寛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張湯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李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恊律桑宏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嚴助張騫之徒皆啓唱邊事以資進取在堯舜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

爵禄者人主之柄也襃貶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柄與
人主相為權衡以勸善懲惡孔子作春秋後之作史者
取法焉莫尊於丞相陶青劉舍相也不得立傳莫貴於
通侯扶柳呂成侯也不得立傳嚴彭祖不為宰相李廣
不封侯當時惜之然皆有傳焉孟眭以議郎立傳江公
以博士立傳蘇武以典屬國立傳嚴安以騎馬立傳賈
山鄒陽之徒以諸侯之客立傳不以爵禄之崇所以勵
善也春秋澶淵之會卿當書以其無信不書召陵之盟

屈完不當書以其賢故特書葢此意也佞倖貨殖何以立傳希恩冒利之人茍一時之榮非求名於萬世也史必立傳所以懲惡也春秋書三叛人名葢此意也此史官之柄與人主相為權衡而勵善懲惡也
班固作漢書惟紀最為嚴密事皆詳載於傳而撮其要書於紀固自名之曰春秋攷紀其言有深意焉余嘗攷之吳王濞約六國舉兵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為其郎中令刼守不得發兵濞敗遂得不誅班固書曰皆

舉兵反何以書皆舉兵反初意皆反也戾太子斬江充矯制發兵武帝詔劉屈氂捕斬反者班固書曰太子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何以不書反初無反意也張湯淩折三長史長史發湯陰事湯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武帝盡誅三長史班固書曰張湯有罪自殺何不書陷湯湯有罪也弘恭石顯奏蕭望之不悔過請詘於牢獄塞其怏怏心望之自殺有司奏望之有罪請絕其爵邑班固書曰中書令弘恭石顯譖望之

令自殺何不書有罪恭顯譖之也太子矯制不書反而書以節發兵譏武帝惑巫蠱而致亂禍也望之自殺不書有罪而書譖譏元帝信閹宦而殺其師傅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固自謂春秋攷紀者豈以得春秋之意耶班固作史贊非獨詳於紀善也又重美之非獨畧於記過也又婉其辭其記善也雖小善必錄其記過也非大過不書文帝之仁言儉德贊中總列十數條嘆曰嗚呼仁哉於景帝贊又曰至於孝文加以恭儉於武帝贊又

曰文景務在養民非詳於記善又重美之乎武帝之窮兵奢侈其贊曰雄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詩書所稱何以加焉非畧於記過又婉其辭乎元帝之號令溫雅成帝之穆穆之容皆見稱述者不以一失廢其他長也故曰雖小善必録呂后之寵産禄景帝之殺晁周皆畧而不言者不以小疵玷其全美也故曰非大過不書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

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高祖輟洗受言吐哺銷印其從諫若轉圜也至於廢太子則雖得百張良無益文帝身衣弋綈慎夫人衣不曳地其儉無以加也至寵鄧通則賞賜輙鉅萬併與銅山與之何相戾哉蓋惑於所愛雖聖主賢君猶不能自免也及四皓入見而嬖姬舞泣申屠一言而弄臣碎首此

二帝所以稱賢聖哉

屏山集卷四